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說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

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  
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  
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  
劍、名、天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  
以辟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  
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八編卷之二  
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  
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  
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曰來過我，於是相如  
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  
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  
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遂  
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翻  
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焉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凶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秦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爨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師，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



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大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河爲徼通零山道橋孫  
永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  
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  
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  
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相如口啣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故其任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  
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  
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懼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  
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  
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  
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揚皆爲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杖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舉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舉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操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好南根之金登窈窕之首懸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持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徵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  
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  
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僞也。典論曰、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  
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  
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後漏卮圖扇、橘雖張蔡不遇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僞也。  
應瑒、君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之儔也。潁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才，童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苗族，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灑，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

後論羲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  
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  
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侂者及  
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  
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  
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于  
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疋陳雷路粹字文蔚  
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  
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  
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融有過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辜其大略言融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

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徐阮陳路請  
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  
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  
將云仲宣傷於肥、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  
孔璋實自龕、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爲、非、徒、以、脂  
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  
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沛國  
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  
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特  
中貞咸熙中叅相國軍事

晉阮籍

附底牌字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  
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  
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  
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  
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  
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敷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  
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  
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籍乘

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有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時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案使寫之無

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  
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  
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  
升嘗登庸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  
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  
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  
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  
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  
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  
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  
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  
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  
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祀父  
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  
權所以得皓所以亾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亾  
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

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  
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葦蕪未下鹽  
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  
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間機曰陸  
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瑱志默然既  
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  
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叅軍豫誅賈謚功賜爵關中  
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回以機識  
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賴成都王穎收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罔旣務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穎、惟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旣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太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爲

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官。頊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因辭都督。頊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頊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置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管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頊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頊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頊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如積澗水爲之不流。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頰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幾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頰，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頰大怒，使秀密收機，與頰賤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



嗟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麗妍贍。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過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

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罔命爲記室辭不就終于家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  
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  
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  
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  
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  
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  
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  
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已任回翔十載卒屈于

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聘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

彭澤

休矣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  
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覬謁其鄉親張野  
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  
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  
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  
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潛稱疾不見既而語  
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  
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諸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誘  
君子其學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返，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引後欲見，輒於田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卣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

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時  
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匡山  
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部苦請續  
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  
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  
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  
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  
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  
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  
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繙素百二十有三人於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羲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舉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惠遠察其心雖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忌山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頌委世緣也



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  
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蕭統云淵明文章不  
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  
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  
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  
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  
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  
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  
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  
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痼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阻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

瑯王大司馬行恭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盪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答閭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傳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叅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等，各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芰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  
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  
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  
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  
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  
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曰、何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從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如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與太平陳  
不已願至  
致身惜哉

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于秋亭  
飲酒、保身大呼、顓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  
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好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隍湖爲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顓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焉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未然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亾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

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性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兵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徒兒於三

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控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頗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二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

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羈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思間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

八編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得免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  
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  
道側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  
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  
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官長安於是關中  
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  
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與明堂大  
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頽兵疫死亾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亾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積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亾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旣無可言

十姓非臯。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頌矣。后  
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  
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  
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亾。  
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  
諸羌。一驗也。吐蕃黠僧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  
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  
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  
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  
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晉蜀與中國不



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  
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  
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噉今  
撒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亾者以攻邊是除道待  
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  
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  
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何寇人役則傷  
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出軍，帥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羗爲資，六驗也。蜀士旼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羗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貧夫之議，誅無罪之羗，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亾，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止屯不利，邊人駭情。

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大略。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臯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

如此補弱  
和做小人

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  
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虺賊千紀自取屠滅罪上魁  
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  
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  
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  
之地俄遷右衛營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  
此一項可以言事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  
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  
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  
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

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頽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許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唐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命鑿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

美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擯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已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鶩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麟敗當誅。初，白游并州。元郭子儀裔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愚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宜歛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願更嫁傳止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  
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  
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  
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齟而復上哉用是  
脫屣軒冕釋羈縲鎖因肆性情大放千宇宙間意欲  
耗壯心而遣餘年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  
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  
得也世呼張顛初任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  
昔又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

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非虎也，惜其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走之。有虎出叢薄，守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依焉。武冉帥劔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暉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  
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  
不之臯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實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石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  
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  
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  
意

唐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  
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  
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  
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  
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速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

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犇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以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  
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  
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  
陽瘡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  
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  
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  
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汗。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



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  
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  
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  
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  
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  
漢武帝賦斥采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  
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具雅鄭之音，亦雜而  
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

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邁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  
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  
以簡慢矯餓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  
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  
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節佻巧小碎之詞劇又  
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  
出而又爲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律詩由  
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

八卷卷之五  
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纖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  
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  
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  
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  
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  
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  
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骯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

宋陳師道

八  
卷之二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  
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  
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  
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  
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壽薦爲太學博士言者  
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穎州又論其進  
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  
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  
友人鄒浩買棺款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

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興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治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

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嚮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停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辨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頴

郊祀行禮寒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師道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歿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二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



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卽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義之旣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楊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義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亾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聞懷當知萬

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

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惻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攻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二語是古  
今昭略本  
和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  
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  
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彼所及。莫過還保  
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  
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  
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  
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  
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閣  
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

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憐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蔑陳浩不宜非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過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京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蹇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殫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

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  
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弦。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  
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必。勝。之  
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  
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  
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間。閭。行。陣。之。間。  
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廁。大。臣。末。行。豈  
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

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覽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飢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米



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見或可佐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膜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王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  
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歛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  
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反者  
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  
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  
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亾叛  
百姓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  
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  
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  
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亾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道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出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口、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大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

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謙。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

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尚

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

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祀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創施於遣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  
迺欲以此斷人歿命似不足澆取也使桑哥鍾初鳴  
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  
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  
宋宗室世元之報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  
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  
曹史以下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歿亡已盡何  
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  
糧也千計言省豈不爲丞相澁累耶桑哥悟

民始獲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七

左編

人類

隱逸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聞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者，前所與

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  
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  
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  
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  
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  
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圍邯鄲  
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  
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  
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  
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  
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  
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  
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  
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  
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

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及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姜單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  
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  
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衽視膳于堂下  
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簋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  
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  
北而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  
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帝秦是  
一題月類  
微定實事  
承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一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不  
仁時事

通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不有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連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

六得自  
寧事

殺虜於齊甚衆，恐已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亦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緝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王貢兩龔傳叙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謁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皆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于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傳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  
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  
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  
而不可得識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  
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  
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  
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輶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灾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訥成帝久亾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喜爲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

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  
得其大家惟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  
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  
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  
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  
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  
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  
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氏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喜公。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後漢袁閎

袁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史不爲通。會門屏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

春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貲衰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庸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廷熹未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間。鄉人就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闔臨卒，勅其子曰：勿諉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狀之上，以五百鑿爲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廩役，後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甚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成山中。時有

八編卷之二  
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  
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詐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  
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  
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  
人懷激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  
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  
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迭至  
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  
密持教選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  
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

新書

滑不介則  
去賢者每  
如此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  
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暮喪去官復再遷除  
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人戶歸附者寔輒  
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  
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  
拘司官問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  
亦竟無訟者以浦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  
思之及後遂捕黨人事亦寔實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  
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

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樓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避者三萬餘。

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謀最賢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頰眉與平原華韶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遭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著涼處自與飲

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洛  
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聞寧多買器分置井  
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  
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  
不宜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  
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  
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選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  
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  
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  
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疋頃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中澡酒手足闕于圍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長生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遊志六。菟升堂入室。究其間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顛。遂避時。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茹。匪景藏。光嘉遁養。浩。韜。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



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雋人故司徒華歆舉  
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  
羅疾病卽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  
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  
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  
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  
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  
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來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  
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  
名德已著而久栢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

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受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具安車滿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藐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

漢田疇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熾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旣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

仁

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歿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拘之。用下。

或說讚曰。田疇義士。君若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警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浮薄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

東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歿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寇蓋有欲討之意而力不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降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謂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兒諗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木。拜爲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溇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躡頰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垓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遂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普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義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曹丕代漢，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字書齊萬物爲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藉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無  
有介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  
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  
不足以妄尊拳其人笑而止

宋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  
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  
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  
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  
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  
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  
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  
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  
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

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  
山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  
庭院皆植松每每聞其響於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  
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  
彌篤

隋王績

附頁卷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隋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蔣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間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二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若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帥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志、其墓續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詢之、託無心子以見、趨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敬曰、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胤白毳龍幣鳳臆騏驎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歿一者重頭昂尾駝脰駘膝跟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其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  
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  
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嘗言  
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  
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  
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屬谷所遺其傳最詳  
永寧初卒年百餘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其集中有文曰戀恩積

命點繫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  
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  
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  
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  
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  
誰憐借笏赴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  
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克席獨不入王官谷  
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  
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

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年八十餘巨按梁室大  
巨如敬翔李振杜曉等皆唐朝舊族本心忠義立身  
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  
送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  
璣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

宋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  
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往勞問常畜兩鶴

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泚小艇  
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  
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  
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  
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  
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  
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收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廡必  
為我致之帥漕審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  
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  
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銜竹几地  
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册二客悅若自失默計此  
為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  
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  
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十知君子短於知小  
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  
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

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  
金帛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哂歎者二客  
力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扁  
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竟不知所往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  
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  
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鄒  
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



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

八編 卷之三  
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  
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  
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僇蹇不出貪高尚  
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  
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  
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  
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  
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臥惟  
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潛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乃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  
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  
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  
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  
地邪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  
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  
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  
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  
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之書上朝廷不爲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